



悉達多慶典開示：佛

宗薩欽哲仁波切

時間：2016年11月11日

地點：印度菩提迦耶

中文翻譯：西遊譯文

根據《賢劫經》的說法，就在此處，將會有千佛出現。據信在很多劫以前，有一個邪惡無德的統治君王在此砍下了一百萬菩薩的頭。當時，那些菩薩非但沒有怨恨、恐懼和嗔怒，反而全都各自發了一個願。其中有一千位菩薩發願要在菩提迦耶金剛座這裡成佛，其他成百上千的菩薩發願要成為這些如來的追隨者，另外許多菩薩則發願要護持這些如來的教法。根據《賢劫經》，迄今，此地已經受到以燃燈佛為首的四位如來之加持。

在燃燈佛住世的時候，據信這裡有一個非常貧窮的男孩，他也希望受菩薩戒。受菩薩戒是非常珍貴崇高的證悟心念，一個人必須具有福德，才能真正發願步入菩薩道。由於他如此貧窮，既沒有任何東西可資供養，也沒有任何累積福德的方法。在他四處尋找供物的時候，發現一個美麗的女孩正在賣花。他走向這個女孩，詢問是否可以給他一朵花。女孩說：「花可不是免費的，你必須得付出點什麼。」於是男孩提出，為女孩做一天家事之類的勞務作為交換。一天結束時，男孩就向女孩索取他需要的那朵花。女孩本來就感到非常困惑，為什麼這個男孩如此迫切地需要花朵，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來交換。於是問他：「你要這花做什麼？」男孩回答說：「我要去見燃燈佛。我想供養這花給他，並且求受菩提心戒。」這個女孩有點厚臉皮，她說：「如果是這樣，只有你發願在接下來的五



百世都做我的丈夫，我才把花賣給你。」男孩大感困惑，說：「不，要知道，我去見燃燈佛，是為了出離輪迴生活，而你現在卻要我做你的丈夫，還不僅一世，而是五百世！」總之，最後這男孩只能讓步，他們一起去見了燃燈佛，並且據信兩人都受了菩薩戒。數劫之後，男孩轉世，成為我們現在所知的悉達多，而女孩則轉世成耶輸陀羅。當悉達多終於戰勝輪迴、煩惱、染污和業的所有束縛時，他便稱為第四尊佛，也就是我們所知的釋迦牟尼佛。從歷史的、通常的、外在的角度而言，他示現為淨飯王和摩耶夫人之子。

我被指派了一個任務，要和你們談一談佛，這不是個容易的任務。偉大的月稱班智達曾說：「鳥兒能飛入高空，不斷翱翔，但最後也只能認輸，終究必須降落地面。」同樣，像我們這等凡俗眾生，我們可以談論佛、討論佛，用我們的各種方法度量、判斷、分析佛的功德，但是不一會兒，我們就不得不屈服於一個現實，那就是：我們沒有足夠的邏輯、語言，可以用來描述佛；而且，我們的心續也不足以真正聽聞佛的功德。但是無論如何，我被指派了在這裡談論佛的任務，我必須將此視為一個累積福德的機會。在四佛曾經戰勝輪迴、獲得證悟的這棵菩提樹下，這也是未來更多菩薩將會證得如來果位的同一地點，我能被賦予這個談論佛的機會，這本身就必定是因為我在過去世曾經積累了些許福德。

究竟的皈依對象是內在之佛

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「佛」：有內在的佛，以及外在的佛。內在的佛就是在我們內心、與我們同在的佛。實際上，「同在」一詞很有欺騙性。我們就是佛，我們每個人都有這種覺知。在我們意識的要素中，甚至煩惱情緒的成分中，很大一部分是覺知。它是一種認知，而那純淨無染的認知即是佛。



要知道，你甚至不必是個佛教徒才能成為這樣的佛。「佛教徒」只是一個詞彙，是人類以一種狹隘局限的方式給自己貼的標籤。為了便於溝通、便於識別自他，於是我們有了所謂「佛教徒」的這類概念。

但是，包括我們在菩提迦耶這個地方、坐在這棵菩提樹下的時候，在你聽我講話、在我開口說話的時候，也必然會有一種持續的認知，有一種覺知存在著。你可能感到昏沉，可能犯睏，可能在走神，可能煩躁不安；或者，你可能備受鼓舞，非常振奮，非常虔誠。無論是哪種情況，你必然是有覺知的，你具有覺知。若是沒有這種覺知，你就無異於無生命的石頭木塊。你所擁有的這種覺知，至為珍貴，它就是內在之佛！

然而，並非人人都有這樣的福德、能力或勇氣，能接受這內在之佛。我們非常習慣虐待自己；我們不但不將自己看得神聖，反而具持迷妄、局限的心，不珍惜自己。我們忘記這本俱的自性，我們忘記自己的這個本初善，反而去追逐念頭，去追逐希望和恐懼，追逐各種各樣的糾纏束縛。遭受念頭、情緒、染污的纏縛後，我們造作出更多的行為。這些行為又導致更多的情緒、更多的染污、更多的行為、更多行為的後果等等，愈演愈烈。或許我們有時會體驗到幸福快樂，但大多數時候，我們充滿焦慮恐懼，我們備受各種痛苦的折磨。

再次重申：不是人人都有勇氣和知識，能夠觀照自心並對自己進行省思。如同早上卡維非常美妙的說法：「思維你的身體。」思維你的身體，好好想想你的身體，甚至包括貌似凡俗的思維：你所有的腳趾都完好嗎？你的手指都還健在嗎？你有幾根手指？你的身體結構如何？包括骨骼、形狀、顏色等，就連這個，我們都缺乏覺知。我們不具正念，我們不作思維。總體而言，這個世界欠缺思維。



即使當我們真正思維、真正自省時，卻往往參照著某種物質化標準，亦即佛教術語所說的「世間法」。我們考慮的是：自己是否美貌？是否富裕？穿著是否得體？因此我們失去了與內在之佛的聯繫，亦即忘記了這內在之佛。

我必須一再強調：這內在之佛是究竟的皈依對象，是究竟的供養對象。就像我們今天正在對佛獻供，這內在之佛是我們恭敬、禮拜、懺罪的對象。這內在之佛也是俱生的見證人，我們能夠在祂面前懺罪、生起善念、迴向功德；我們能夠在這內在之佛的面前，生起慈心、悲心、菩提心。

通過外在之佛提醒自己憶念內在之佛

但是，如我反復所說，要覓得這內在之佛並不容易，因為我們如此習慣於向外觀看。我們總是向外尋求答案，我們總是在尋找一個救世主。我們喜歡相信有個救世主或神明能解決這些問題，解決我們經歷的焦慮和種種問題。我們想要相信這個救世主存在於外面的某處，無論祂是男是女，只要我們祈禱懇求，就會得到祂的回應。為此，我們確實有一位所謂歷史上的、代表性的佛，佛教名相稱之為「化身佛」。那是受限於時間的佛——例如，那是出現於 2500 年前，而不是一週前的佛。那是受限於地域的佛——例如，釋迦牟尼佛，這位淨飯王和摩訶摩耶之子，這位釋迦族的王子，他降生於藍毗尼，在看到生、老、病、死之後，完全失去對世間生活的興趣，儘管那是王子的生活，但是為了尋求真理，他就連最珍愛的妻兒都捨棄了。最終，他在這附近的某處經歷諸多苦行之後，好不容易獲得了證悟。

釋迦牟尼，這位歷史上的佛，這位象徵性、代表性的佛，我們可以把他視為名義上的領袖，視為楷模；我們把他當作一位可以實際向其禮敬、供養的對象。可以說，隨著時間流逝，這尊代表性的佛也需要順應時代而更新。例如，阿育王



時期是沒有佛像的，為了代表佛，就連代表釋迦牟尼佛的象徵物也是用空的法座、床榻或旁邊有鹿和法輪的法座來代表佛的證悟、涅槃及降生。很久以後，佛像、佛塔、菩提樹等象徵性的代表物，才變得重要。有何不可呢？無論什麼，但凡有助於憶念方才說到的這個內在之佛，無論是什麼，只要能藉此憶持人類的本初善，都是我們可以運用的。無論是什麼方法，只要能喚起我們諸如慈悲心、菩提心等等的證悟功德，我們都必須運用！

就算不是那樣，哪怕佛像讓你感到安慰、歡喜，哪怕佛像只是給你某種短暫的慰藉，這也是佛教徒所說的「佛的加持」，那是你福德的顯現。尼赫魯曾說：「佛像堅毅沉靜的特質，撫慰我並給予我力量，幫助我度過了許多低迷消沉的時期。」由此可見，對我們這等迷妄眾生而言，一位象徵性的佛或佛的代表物，非常重要。一位偉大的中國僧人曾經不遠千里而來，當他抵達菩提迦耶這裡，當他來到這大覺寺內、見到這菩提樹的時候，他是如此感動，以至於坐在菩提樹前，七天七夜，淚流難止。如果這象徵性的佛、外在之佛或是佛的代表物，能給予人這樣的啟發和激勵，從而令其生起菩提心、慈悲心和仁慈行為，我們就應當視其為一種加持，我們就應當認為這值得慶祝。

佛陀是印度獻給這世界最偉大的禮物

我要對我所有的印度朋友表示隨喜和感謝。出於他們的愛心和奉獻，才有了這次這個紀念佛陀的慶典，紀念他們自己的其中一員——一個印度人。

我知道印度這片土地養育了非常多的偉人，但是出於我自己十分局限狹隘的觀點，我認為幾乎可以肯定地說：無人能與悉達多相提並論。他的遺產、他的教法、他的道途，無人能及。



我經常對我的許多印度朋友說，悉達多——或說是佛陀——可能是印度對這世界最偉大的出口品，是印度獻給這世界最偉大的禮物。穆罕默德、耶穌基督，他們是外國人；濕婆、梵天、毗濕奴，祂們不是人類，祂們是神。但佛陀是一個印度人，如果他今天還在這裡走動，他會拿著一本印度護照。我們所有人都應當憶念佛陀，這非常重要，而印度人尤其應該憶念這位最偉大的印度人。

大家聽過有多少中國皇帝或日本天皇接受了瑜伽？我會說沒多少。有多少中國或緬甸的帝王、王后唱寶萊塢歌曲？我知道寶萊塢非常有影響力，但是有多少呢？沒多少。而佛法、佛教卻曾真正遠播四方。曾有那麼多古代中國、日本的偉大帝王曾經躬身禮佛。沒有多少人能讓這些帝王禮敬，他們不輕易向他人躬身禮拜，但有這麼多的帝王，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，一個朝代又一個朝代地，都曾向悉達多躬身禮敬。藏族人我很瞭解，他們確實是嗜血、野蠻又好戰。但為什麼藏族人現在連拍隻蚊子都會三思而行？都是因為這個印度人教導了非暴力。很多世紀以來，藏族人對非暴力一無所知，直到佛陀的教言傳到藏地為止。如果有人去過日本，可能知道那些美妙驚人、宏偉莊嚴的禪宗寺廟和園林。雖說日本距離印度幾乎有六千英哩遠，可是多少世紀以來，日本人躬身禮敬悉達多，並且確實在心中履行悉達多的價值觀。還有許多其他國家，緬甸、斯里蘭卡、泰國、寮國等，都是如此。

而且，不只是在遙遠的過去，佛陀的話語至今依然在許多國家、民族和文化中廣受推崇。就在十年前，其中有些地方甚至從未聽說過佛。克羅埃西亞人、斯洛維尼亞人、德國人、美國人，為什麼他們會放下賺錢的工作或生意，成為佛弟子？有些人甚至奉獻一生，成為出家眾。為何佛陀在這些遙遠的國度會獲得如此尊崇？為什麼直到今天佛陀依然備受尊敬？包括知識份子、科學家、思想家，各行各業的人都尊敬他。這完全不是因為佛陀獲得了某種神奇的天啟。而是因為在菩提迦耶這裡，經過多年苦行和修持之後，佛陀終於獲得證悟。換句話說，他終於領悟了究竟的真理。但他並未與某個外在神祇交談；他所了悟的真理，不是什



麼超凡的神諭。他發現的真理是如此簡單，離我們如此之近，就像睫毛，我們反而看不見。這真理一直在我們心中。

四聖諦

這就是他的了悟：例如，一切和合事物都是無常；一切與我執有關的情緒都是痛苦；一切現象都無本俱的自性；證悟或說涅槃，超越極端。

我想，重要的是去瞭解：是什麼引導著悉達多——這位化身佛、這位象徵性的佛——去探尋這樣的真理？如前所說，當他在王宮裡的時候，他的生活並不艱苦。他那時是個王子，一切都很順遂。他有關愛他、照顧他的家庭。當時沒有戰爭，沒有宗教糾紛。他並非出於絕望，才不得不去尋找答案。他走出王宮，看見老、病、死，這令他深思無常。他意識到，這些無常的現實是不可避免的；他意識到，我們全都受制於無常。於是，他開始提出那些令人讚歎的問題：「我們都會死嗎？如果會死，死的到底是誰？」「死亡就是終點嗎？我們還會繼續嗎？」

「到底什麼是死？我們說的死是指什麼？」諸如此類，他勇於提出這些疑問，他有勇氣和智慧提出這些疑問。而且，對他來說，找到真相是如此重要，令他不惜割捨、放棄所有財產。他四處探尋這些問題的答案，最終在這棵菩提樹下，就在此處，他終於瞭解、證得或說覺悟了實相。實相就是：一切和合事物都是無常的。無論什麼，包括我們的蘊聚、身體、感受、意識、住所、朋友、家人、心情、價值觀、傳統、文化，就連我們的生命，都受制於無常。這是各位必須實證的，也是他所領悟的第一個真諦。

然後，是什麼導致了我們所有的焦慮痛苦？所有的苦都來自於情緒，來自於希望和恐懼。任何一種情緒，甚至那些喜樂、慈愛、關懷、啟發性的情緒亦然，只要這些情緒與我執有關，遲早都會以某種方式令我們受苦。因為情緒總是被二



元評判的分別心、希懼心所染污。只要你受限於二元分別心，就總是免不了去做比較。只要有參照、有比較，你就會一直遭受希望之苦和恐懼之苦。這就是悉達多領悟到的。

然後，他還悟得：我們投射出的一切——我們看到的一切，我們嗅到的一切，基本上就是我們感知的一切——皆非其本來面貌。基本上，事物的顯現，不同於事物的本然。事物可能看起來堅實、恒常地存在著，事物可能看起來富有邏輯地存在著，事物可能看起來具有連貫性地存在著，事物可能看起來具有功用，事物可能貌似持續存在著，但這些都是顯相。究竟而言，事物的顯相並非其實際面貌。見到這個實相時，與古往今來的思想家、哲學家不同的是，雖然他們也可能悟到類似的真理，但是唯有佛陀提出了一套系統性的方法，教導我們如何跳脫這些陷阱、遠離這種染污並從這種束縛中解脫。佛陀的這套系統性方法，以及對這方法的無數詮釋，就是現在所謂的「佛陀的八萬四千法門」。

了知實相之後，佛陀首先說的是：他發現了光明、無為、甚深、寂靜的真理，但是這個真理不可言詮，凡俗眾生沒有能力理解、消化這樣的真理。因此他宣佈，自己將默然留在森林中。據信是帝釋天和梵天向佛陀頂禮，請佛說法，請佛採用各種方便，將有情眾生引領至正確的方向，引向真理。由此，佛陀開始教授系統化的修行之道，例如四聖諦。

四聖諦是佛在證悟之後所傳授的第一項教法。佛陀前往瓦拉納西，在叫作鹿野苑的這個地方，教導說：無論有情眾生看起來多麼無明、多麼不完美、多麼迷妄，這些迷妄、染污都可以去除，這些情緒或煩惱的滅止是可能的，因為情緒、染污、二元分別心並非人類的究竟本性，這些是暫時的塵垢，或可說是暫時性的遮蔽。換句話說，因為苦和苦因並非人類的本初天性，所以苦的止息和苦因的止息是可能的。



然後佛說：我們必須知道什麼是苦。我們經常不知道什麼是苦——我們看到極為粗重劇烈的苦時，往往會意識到這些是苦；然而大多時候，我們卻會把微細的苦誤認為是樂，而那些無非只是苦、痛、焦慮、希懼而已。因此，作為基礎，佛首先教導我們的就是如何理解苦：出生是苦，年老是苦，死亡當然是苦，留住是苦，希望是苦，恐懼是苦，比較是苦，評判是苦。基本上，我們迷妄眾生一開始思考的那一刻，如果不是正在種下苦的種子，就是已經在受苦。因此，瞭解苦，或說瞭解苦的面貌為何，是我們首先要學習的內容，也是最重要的修行之道。

造成苦的原因是什麼？關於苦因，同樣的，我們往往知道粗重層面的苦因，卻不明白微細層面的苦因。微細層面的苦因不外乎就是「我執」——關於「我」的想法，珍愛自我，只想到自己。基本上，我們的一切想法和行為都是基於相信「我」的存在。不僅相信「我」的存在，而且珍視這個「我」，這就是所謂的煩惱。因此，對於什麼是苦因，佛陀給予了博大精深的無量教法。

他接著教導說：對於這個苦因，確實有對治的方法，有一條法道，有解決方法。佛陀傳授了超過八萬四千種不同法門，以許許多多不同的形式和方法，闡述這對治之道。對不同根器的學生，對不同類型的人，對那些具有不同心境、不同性別、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，佛陀傳授了無量教法，教導如何運用這對治之道來克服或摧毀苦因，使我們得以從苦中解脫。

這個廣為人知的四聖諦，只是佛陀諸多教法中的一例。他還傳授了許許多多的其他教法。許多時候，如果你的思維不夠開闊，如果你的心胸不夠開放和勇敢，你甚至會覺得佛的某些教法是自相矛盾、彼此衝突的。因為有時佛會教導人們說，有一個在累積惡業和善業的人，這個人會經歷這些惡業和善業的果報；有時他又教導說，沒有「我」的存在，意味著沒有任何載體，因此也就沒有惡業、善業這類事情，沒有轉生，什麼都沒有！佛在《般若經》中說道：就連「證悟」



這個想法也無非是一個幻相；即使有比證悟更偉大的現象，那也不過像海市蜃樓，有如一場夢，是個幻相。

佛陀傳授了非常多的教法，其中還有一點是我們必須賞識的。佛說：「你是你自己的主宰，沒有別人能做你的主宰。我給了你建議，我給了你我自己踐行的道途，你必須分析這條法道，你必須測試它，你必須看它是否對你有用，然後才去運用這個方法。」佛還說過：「對於法道，不應當因為是佛說的就完全信從；你必須分析，你必須仔細審查，你必須具有批判性。」正是他說過：「永遠不要依賴某個人。」實際上，他甚至告誡他的僧團：永遠不要依賴他這位導師，而是要依賴教法和邏輯論證。

大家要明白，這些話可是在 2500 年前說的。相形之下，時至今日，我們依然遭受極權暴政之苦，我們依然屈從於不理性的信仰。即使今天，我們仍然會被全然基於信心和虔心的系統所吸引。而在這裡，2500 年前，佛陀就已經在鼓勵邏輯論證，佛陀就已經在鼓勵並強調「要依靠真理而不是依賴某人」。

發願佛法長久駐世

我想藉這個機會講一下釋迦牟尼佛親自撰著的幾偈願文。我非常粗略地翻譯了這幾偈。我認為這個發願非常重要——佛法必須長存，佛法的長久駐世極為重要。在這個時代，我們思慮的全都是物質方面的利得，全都是稱讚、利益、快樂、關注。在這個時代，我們是如此快速、大規模地想著這些東西。佛法必須駐世，佛陀的教法必須健康長久地駐世！釋迦牟尼佛自己說過，他自己發過這樣的願：願教法廣傳，長久駐世。

幾天前，當我接到這個任務，要做關於佛的開示時，我就想著要分享這個由佛撰寫或說出的發願。他說：「為了利益眾生，我在過去世中，忍受苦行，甚至



捨棄自己的安樂；藉此善行的力量，願佛法持久不斷地熾燃。我在過去世中，為了幫助病人而讓出自己的食物，為了幫助窮苦的人而送出自己的財產；我捨棄了自己的孩子、丈夫、妻子、財物、大象和車乘，以培養珍貴無價的菩提心；我曾經禮敬並供養諸佛、緣覺、聲聞眾，我禮敬父母和實語仙人們；為了尋求菩提心的教法，我累劫承受難以言述的苦；藉此善行的力量，願佛法持久不斷地熾燃。在過去諸多生世，我持守戒律，修持苦行；我修持忍辱，禮敬那些憎恨我的人，原諒那些受其情緒奴役的人；藉此善行的力量，願佛法持久不斷地熾燃。在過去，我以不動搖的精進和專一無散的決心，致力於解脫眾生；我努力勤修不散亂，成就了不可勝數的正定；為了獲得智慧，我出離徒勞無益的生活，獨自在叢林中學習；為了利益他人，我獻出自己至為珍愛的血肉、四肢等資具；我將不善的眾生引向無量次第的教法，令其成熟，並用善巧方法和智慧，令受制於邪見者獲得解脫；藉此善行的力量，願佛法持久不斷地熾燃。在過去世，我慷慨布施，口說善軟之語，並且行為如法，按照眾生的根器行事，以此解救他人於煩惱之火，並且摧滅諸惡；藉此善行的力量，願我的追隨者長存於此世間。過去，我曾令許多眾生從邪見之河中解脫，並引導他們向正見而行；藉此善行的力量，願我的追隨者永遠獲得敬重。」這是釋迦牟尼佛自己的發願。

作為結語，我想說的是：一定有許多方法和途徑，可以使世界和平，可以使我們個人獲得和諧、富足、快樂；但是我們需要瞭解，在這許多方法當中，釋迦牟尼佛的教法是最富啟發性的方法之一，佛法是最令人喜悅的方法和途徑之一，也是最無害的方法之一——不僅不傷害他人，也最無害於自己。因此，願佛法長久駐世；尤其是在一切諸佛的發源地，長久駐世。因為這裡是千佛已然出世或將要出世的地方，讓佛法的種子在这片佛土上發芽、開花、結果，至為重要。不僅對於印度極其重要，而且對全世界來說都非常重要。在隨後幾天紀念佛陀的慶典中，我希望大家都能考慮發一個這樣的願：願佛、佛的教法和佛的追隨者，興盛、增長，久駐世間。



問答

您很深入地談到 dharma（法），所以我想請教，這個 dharma 是指什麼？

我猜想，梵文 dharma（法）這個字的含義非常豐富，具有許多不同意思。但是當我在這裡用到 dharma 這個字的時候，主要指與道相關的內容。很多時候，「法」是指實相，但我更多用它來表示道、技巧這方面的意涵。例如，禪修、思維、聽聞、討論、辯論；總之，是與技巧、方法有關。但是如前所說，「法」也用來指究竟真理，「法」也指某種保護的方法。

您講到的正念這個概念，非常類似印度教中的很多其它傳統和流派，例如喀什米爾濕婆派等，您認為它們會如何融合？

我對其它傳統瞭解不多，但我想「正念」是一個含義廣泛的詞語。佛教中說的正念，必須涉及兩個層面：一個要素是不散亂，即處於當下。我感覺，現在大部分人談的都是這一點，包括安縵度假酒店的那種正念。但在佛教中，我們還說到「觀」：不僅不散亂，還必須了解實相。因為如果不了解實相，僅僅不散亂是不夠的。像是狙擊手，縱然他們不散亂，但不見得了解實相。所以，在佛教所說的「正念」中，不散亂和了解實相，這兩個要素是必不可少。

您講到內在之佛，也說到表象的佛，這兩者的關係是什麼？他們不同，但是他們完全不同嗎？

他們實際上並非完全不同。看見佛的映射者具有內在之佛。事實上，並非人人都能看見佛的映射；這有點像是，並非人人都看見自己的臉在鏡中的映射。首先，你得有意願去看你自己的映象，鏡子必須乾淨，你必須有時間去看它，諸如



此類。但是，只要你有一張臉，如果有一面鏡子並且你照鏡子，你就會看見自己的臉。同樣地，因為你有內在的佛，所以如果你用正確的方法，看向一面好的鏡子，那麼你內在的佛就會被映射出來。正確的方法是指具有虔心、願求心、分析心、思維心。於是你就會把別人——例如悉達多——看作莊嚴安詳的人，受他吸引，以他為師，以他為嚮導，向他皈依。內在之佛和外在之佛，兩者之間的關係就是如此。

您在《彌勒所問經》那次開示中提到，彌勒比佛陀早廿五劫開始修持，但當他遇到佛陀時，卻看起來如此平凡。我想知道為何有此差別，以及為什麼差距這麼大？經過廿五劫的修持，他應該證量更高，甚至早於佛陀證悟。但他當時卻看來很普通，佛還告訴他，其他僧人完全超過他了，我無法理解這一點。

我想，在所有大乘佛經中，都有我們稱之為「需要解釋的教法」（不了義教法）。首先要知道，《彌勒所問經》是一部大乘佛經。根據大乘傳統，粗略而言，佛陀的每個示現都是裝出來的。他生為王子，在看到老、病、死的時候，他感到如此悲傷，這全都是一種示現。換句話說，都是一種假裝，以教導我們這樣的眾生，因為我們需要他去這樣示範。在這個背景下，儘管彌勒確實比釋迦牟尼佛早很多劫步入菩薩道，但彌勒在此示現為佛陀的弟子。這只是另一種教導弟子的方式。

而《彌勒所問經》要教導的就是，釋迦牟尼佛在經中所說的：「我曾經進行極為艱苦的修持，那需要極大的安忍、極大的勇氣。例如，布施自己的眼睛，布施自己的四肢，犧牲自己的兒女、王國等等。反之，彌勒在身為菩薩時，並未做這些事，他沒有修這些苦行。」但這並不是說釋迦牟尼佛在貶低還是菩薩的彌勒。實際上，佛對我們的教誡另有深義。佛說的是：對於不具備無量勇氣、力量、耐力的修行者而言，仍有一條通往證悟之道，就是經由祈願。祈願之道無需



經歷那種種的艱苦。當然，這也暗示了，如果這麼做，證悟的速度可能慢些。但這全都是另一種形式的教導，是另一種形式的闡釋。

我想瞭解，如何才能引導更多人進入佛陀的法道，使他們獲得幸福、享受人生？如果沒記錯，從西元前五世紀到西元後九、十世紀之間，佛教曾是印度最盛行的宗教。例如，在南印度的泰米爾，西元一、二世紀時，有兩三部基於佛教而創作的泰米爾史詩。我也聽說喀啦啦邦的大部分寺廟以前都是佛教寺廟，後來才改為印度教寺廟。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佛教在印度式微？我們怎樣才能重振佛教？有沒有一些步驟、方法能使更多人步入這解脫與安樂之道？

我認為需要有像您這樣的人，一次又一次地提出這樣的問題，並且要有像組織這類活動的人。如果這些越來越多，可能會有些貢獻。

我是在印度長大的，在這樣一個場合，我想盡量言行得體，不想講太多玩笑話，但是我一定要告訴你這個故事：有一次我在喀啦啦邦，當時我坐在計程車裡，也是這樣的穿著。那個司機忍不住問我：「你屬於哪一個宗教？」在回答之前，我反問他：「你信仰哪一個宗教？」他說：「我是基督徒。我的神來自耶路撒冷，你的神是從哪裡來的？」我回答說：「我的神來自你的國家。」印度人居然不知道佛陀，這真是匪夷所思！

我的很多印度朋友告訴我，印度人對於馬克思主義和莎士比亞的瞭解甚於對龍樹的瞭解。對我來說，這實在難以想像，因為龍樹可以徹底擊敗一大堆像尼采、康得之類的大思想家，他只要一擊就能做到。但在這裡，我卻聽說印度人不怎麼瞭解龍樹。有時我會覺得這是匪夷所思的。

但是，我們今天在這裡共同見證著，有越來越多的印度人，尤其是那些經歷豐富、見多識廣的人，他們正轉而對佛陀的教法感到興趣。而且我必須說，我在



全世界各地教學，學生包括美國人、歐洲人、中國人，我得承認，對美國等地的人講課，不像對印度聽眾講課那麼緊張。每當我對印度聽眾講課，每當我談到不二、空性的內容時，印度人非常自在，就像在自家裡一樣；印度人能夠咀嚼這些內容，能夠接受這些。如果我是給沒有這種背景的美國人或中國人講空性和不二，闡明這些論點是非常困難的事情。而印度這片土地上的人們，你們相信象頭神騎著一隻小老鼠。這是很奇怪的事，一頭大動物騎在一隻小動物身上，但是印度人對此毫無疑問，印度人甚至不覺得這好笑，印度人覺得這完全沒問題。現實中，如果一頭大象坐在一隻小老鼠上，老鼠會立刻被壓死，但是印度人不會這樣想。印度人的心靈具有這種能夠吸收和領會「不二」的能力。

總之，佛教的教法來自印度，所以我認為，一旦佛教開始在印度復興，將會是迅速猛烈、非常高效的復興。我們需要的就只是更多的好奇心。我想，光是好奇心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。有時，我們也可以舉辦類似這樣的慶典。

我的問題和您談到的本俱佛性有關。您能從認識論的角度解釋我們說的「人性本善」嗎？因為當我們說人有賢善本性時，也有人會說這只是一個假設，我們怎麼知道人性究竟如何呢？

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不過我會嘗試給你舉一個非常簡短的例子。例如，你現在穿著一件襯衫，我相信你時常會清洗它。當你洗衣服時，你洗掉的是什麼？你洗掉的不是衣服，你洗掉的是塵垢。如果你洗掉的是衣服，就會把衣服扔了。這說明什麼？這說明造成沾染的塵垢不是衣服。所以衣服和塵垢，兩者是分離的。這就是佛教的觀點：嗔恨、嫉妒、傲慢等等的所有負面情緒，全都像是塵垢一樣，並非我們的本性。



這是佛教的觀點。但是有些人或其他哲學卻相信，人的本性可能是暴力的，與求生本能有關之類的？

我們可以就此進行長篇大論的討論，不過現在受限於時間，我暫且先告訴你這個典型的大乘論點：我們為什麼會有暴力？之所以發生暴力，有其原因存在。原因就是，你試圖借由暴力達到某個目的。長話短說，你不希望別人對你施以暴力吧，不是嗎？如果你討厭別人對你施以暴力，這就證明：基本上，你知道什麼是苦。如果你知道什麼是苦，就能慢慢地激發自己去理解：正如你不想受苦，可能其他人也不想受苦。我們由此得出結論：人性本質是善良的。總之，這一點需要更多的討論。